

乌克兰战争 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



[德] 斯蒂芬·恩格尔等著（2022年7月）

IRN 译（2024年2月修订）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译者序.....	1
一、乌克兰战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	2
二、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外交政策.....	11
三、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相互作用	18
四、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	26
五、乌克兰战争加速全球环境灾难进程	33
六、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的转变	42
七、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新阶段	50
八、积极抵抗第三次世界大战.....	55

2024 年第 4 期

2024 年 2 月 24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译者序

《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The Ukraine War and the Open Crisis of the Imperialist World System）^[1]由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领导人斯蒂芬·恩格尔、加比·费希特纳、莫妮卡·加特纳-恩格尔（STEFAN ENGEL, GABI FECHTNER, MONIKA GÄRTNER-ENGEL）撰写。原文发表于2022年7月，全文共分八章。

译文以连载形式刊发后，又进行了修订，更正了个别错误。现将修订后的译文以合集形式发布。

I R N

2024年2月24日

^[1] 原文链接：<https://www.mlpd.de/english/2022/the-ukraine-war-and-the-open-crisis-of-the-imperialist-world-system>

一、乌克兰战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

随着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领土的大规模入侵，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已经酝酿多年的冲突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升级为欧洲中央的一场公开战争。

就在同一天，德国外长、绿党（The Greens）成员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煽动性地宣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妄想”是战争的根源，而它们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2022 年 2 月 27 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指出，战争的起因“只有一个：乌克兰人民享有自由，这让人们开始质疑普京的压迫性政权”。普京则以战争目标是“使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借口来为他领导的侵略进行煽动性的辩护。

然而，这些解释和辩解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新帝国主义俄罗斯和资本主义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在北约的怂恿和武装下，在美国的领导下，乌克兰充当了北约这个帝国主义军事联盟的代理人。乌克兰努力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这场战争的真正社会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它们企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动力”。根据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说法，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分析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关于所有交

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2]。

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1990 年至 1991 年，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它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生产的重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组过程彻底地改变了之前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垄断组织都在新出现的世界市场上为争夺霸权而进行激烈的较量。

与此同时，□□和其他几个人口众多的曾依附于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已经形成了国内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结构，这导致了許多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到 2017 年，世界上至少已有 14 个新帝国主义国家，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它们越来越多地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就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展开竞争，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建立起了区域性帝国主义霸权——包括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巴西等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帝国主义霸权，它们正在迅速地发展军事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中心以操纵公共舆论。与此同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危险的右转，这种右转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法西斯主义者唐纳德·特朗

^[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0> ——译注

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暂时地达到了顶峰。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而到来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国际化。一个日益壮大的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出现了，如今它包括大约 7.46 亿男女产业工人。从那时起，国际工业无产阶级便在全球范围的罢工和阶级斗争中发挥带头作用。激进的妇女、青年和环保运动也再次在国际层面蓬勃发展，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也正在展开。

2020 年之后，尤其是经过 201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与毁灭性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双重作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急剧白热化。美国曾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在经济和政治上明显衰落了。而另一方面，□□跃升到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准备从美国手中接过头把交椅。□□试图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达到这样的地位，这就是它从 2013 年开始推行的庞大工程——“□□□□”倡议的目的。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中，美□之间的较量整体上占主导地位，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同时也是多极化的：欧盟这一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同时也是□□的对手；而在欧洲内部，欧盟正在和俄罗斯争夺政治霸权。

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大国的独特形象一方面建立在巨大的原材料（主要是化石燃料）财富上，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拥核国之一，它保留了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2008 年以来，俄罗斯进一步扩

大了这种力量。然而，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薄弱：2020 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出还不及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意识到，只有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潜力收入囊中，他们的俄罗斯超级大国梦才能实现。早在 1997 年，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就曾写道：“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最迟从那时起，乌克兰就成了帝国主义之间权力斗争的焦点，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将各自对欧洲势力范围的战略扩张集中在这里。

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2014 年，西方国家推动乌克兰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在亚采纽克（Yatsenyuk）总理领导的亲西方政府的统治下，乌克兰与欧盟建立了联系。这导致了 2016 年欧盟-乌克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数百家主要在采矿和农业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乌克兰日益融入美国和欧盟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罗斯利用当地被压迫的俄罗斯族群体挑起了一场战争，目的是吞并乌克兰东部资源丰富的顿巴斯地区。

与社会主义苏联根本不同的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系统性地干涉别国内政：2008 年，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当时该国政府正将目光投向西方。从那时起俄罗斯就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2014 年，在军事入侵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得以从那里控制整个黑海。2015 年，俄

罗斯紧急援助陷于困境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不仅以狂轰滥炸挽救了该政权，而且还扩大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此外，俄罗斯与非洲 54 个国家中的大约 40 个保持着所谓的安全协议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

俄罗斯近年的成功，美国 2003 年发动的、但未能实现其目标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北约 2001 年至 2021 年的阿富汗行动的失败，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北约大国在战略上的削弱。2015 年，在俄罗斯的带领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但乌克兰拒绝加入这个联盟，这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野心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

□美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竞争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同时，一场争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激烈斗争正在美国 and □□之间展开。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 2022 年 2 月 18 日，也就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入侵开始前不久写道：“华盛顿必须准备与俄罗斯和□□开战。”

在 2022 年 3 月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总统乔·拜登断言，乌克兰战争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镇压、基于规则的秩序与野蛮统治的秩序……之间的伟大战斗的一部分。”

然而，拜登赞扬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过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金融资本与其西方盟友的共同专政。

□□外交部副部长在 2022 年 3 月发表如下警告声明时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美国的）‘印太战略’……与欧洲的北约东扩一样危险，如任其推行，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会把亚太推进火坑。”^[3]

为了支持其对世界大国地位的争夺，□□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由□俄这两个拥核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合作组织”，被主要用于对抗北约的影响力。

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

1990 年以来，美国和北约不断推进它们的东扩——尽管它们曾无可辩驳地承诺过不再东扩。结果，北约军队在许多地方已经深入抵近到俄罗斯边界；短程导弹直接威胁俄罗斯领土；继波罗的海三国^[4]、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北马其顿加入北约之后，美国还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在欧盟，特别是不希望危及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德国和法国的抵制下，这种企图最初以失败告终。

在 2022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对北约为乌克兰战争而采取的措施夸下海口：

^[3] http://new.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203/t20220319_10653411.shtml

——译注

^[4]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译注

“今天，我们有 4 万多名士兵由北约直接指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支持；我们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多国战斗群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还有 10 万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们已加强演习，一个美国两栖作战群已被史无前例地置于北约的指挥之下。”

乌克兰社会的反动本质

乌克兰现在具备了发展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前提。它是面积第二大的欧洲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大片的肥沃黑土、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国有、另一部分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垄断企业。总之，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义在边界上的有力竞争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规模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乌克兰军队也参加了北约联合演习。2012 年至 2021 年，乌克兰的武器支出增长了 142%。2019 年初，乌克兰议会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目标纳入宪法。2021 年 8 月，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以自大的沙文主义腔调宣布：从现在起，克里米亚的“解除占领倒计时”已经开始。

2022 年 4 月，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世界新闻界的一次聚会上，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褒扬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英雄：

“最后，当您憧憬欧洲时，我们与您同在……我今天

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乌克兰属于欧洲大家庭。”

虽然内部争斗是欧洲大家庭的田园诗表象下的规则，但在被吹捧的乌克兰，其国内政治实际上与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并没有本质区别。直到 2020 年，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Würzburg）的资产阶级“民主排名”仍将乌克兰列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混合政权”，甚至排在“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之后。

例如，乌克兰首富雷纳特·艾哈迈托夫（Rinat Akhmetov）拥有 76 亿美元的私人资产。尽管他是普京的老朋友，但他现在转而支持北约和欧盟来拯救他的帝国——包括“钢铁厂和管道厂、煤矿、热电厂、风电场、电信公司、航线、银行、保险公司、电视台、报纸、百货商场、物流中心、农业公司，以及他心爱的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Shakhtar）”。其他“巨头”还有“船东安德烈·斯塔夫尼泽（Andrey Stavnitser）以及农业企业家瓦迪姆·涅斯捷连科（Vadim Nesterenko）”。在西方的报道中，这些寡头在泽伦斯基的光芒下几乎消失不见了。2022 年 2 月 23 日，在俄罗斯入侵的前一天，乌克兰 50 个最富有的垄断大亨和泽连斯基互相发誓说，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加强民族团结，防止国家被占领”。

而被“解放”的乌克兰人民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景似乎就不那么美好了——其他国家已经从这种“解放”中“受益”：塞尔维亚的城市在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中毁于轰

炸，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遭受新殖民主义征服并被纳入欧盟帝国主义；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肆无忌惮；欧盟支持下的科索沃深陷贫困、混乱和腐败；在波兰和匈牙利，垄断组织、寡头集团和右翼政府成为统治者；欧盟制定的危机方案在希腊导致了严重的贫困和公共财产的变卖。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非人道主义行为，但对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却很有价值，因为这意味着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极大削弱，并将为他们自己的联盟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二、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外交政策

国际资本主义生产重组的基本方法是，在相互经济渗透的基础上，以合作和协调的政策进行竞争。国际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以这种方式努力争取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或政治上的霸权。在意识形态上，他们用“通过贸易来改变”的说法来掩盖这一点。1994年，北约以及23个欧洲和亚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其他非北约成员国，发起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并在1994年1月10日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建立这一伙伴关系是为了表达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只有通过合作和共同行动才能实现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德国联邦公民教育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German Federal Agency for Civic Education (bpb)）在2009年坦率地透露，这一伙伴关系和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NATO-Russia Permanent Joint Council）只是为了安抚，而从来没有作出实际的让步：

“放弃北约扩张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作为补充，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与俄罗斯展开了一种新的协商与合作形式。”

2003年出版的书籍《新世界秩序的“诸神黄昏”》（Twilight of the Gods - Götterdämmerung over the

“New World Order”)^[5]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然而，事实上的进展推翻了一切认为作为帝国主义主要手段的经济相互渗透使得战争不再必要，进而使得和平的帝国主义能够存在的观点。”

同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曾受到称赞的外交举措，也没有表现出认真寻求妥协解决方案的意愿，不管是北约还是俄罗斯都是如此。显然，力量对比的转变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这标志着从帝国主义和平政策向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质的飞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指出了规律所支配的这样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6]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升级，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转向公开的侵略性外交和军事政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着准备。

战争爆发后，所有北约国家都大规模地增加了军备，

^[5] 德国马列主义党 2003 年出版的著作。

<https://www.mlpd.de/english/literature/the-reorganization-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the-reorganization-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 ——译注

^[6]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 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44.htm> ——译注

大幅增加了军费开支，并向东欧派遣了更多的部队。在 2022 年 5 月 10 日之前的几个月里，北约国家特别向乌克兰提供了至少 340 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美国、英国、欧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提供了至少 330 亿欧元的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北约国家对公众舆论的操纵具有心理战的特点，有时甚至公开煽动战争狂热。

当芬兰和瑞典放弃其几十年来的军事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申请加入北约时，北约再次以其“北扩”来挑衅俄罗斯。由此，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边界又延长了 1300 公里。北约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以便符合各自的利益。2022 年 4 月 26 日，40 多个国家来到位于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美军基地开会，支持北约的军事战略。美帝国主义领导下以北约为核心的新的反俄军事联盟形成了，联盟成员同意以这种形式每月召开会议。

新帝国主义印度拒绝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并在与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合作中左右逢源；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将“核共享”抛入公开辩论，开始质疑日本当前的政策禁区；新帝国主义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都很密切，正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交战双方的调停者。

德帝国主义的“分水岭”

随着其 2022 年 2 月 26 日至 27 日的决定，德国联邦

政府也调头转向公开的侵略性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忘掉几个月前新成立的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联合协议吧，该协议曾高调承诺实行“积极的裁军政策”和“限制武器出口政策”。然而，在实施朔尔茨总理口中代表方向转变的“分水岭”政策时，联合政府内部和各执政党内部以及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党派中间都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在垄断组织和群众中间，与政府的矛盾也在增加。这些矛盾，以及德国对化石燃料以及全球资本和商品输出的严重依赖，使得德国并没有立即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当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特别军事行动”未能实现其快速“斩首打击”并在基辅建立亲俄政府的目标后，它转而将力量集中在尽快吞并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上。这就开启了战争的第二阶段。

在乌克兰的这些地区，钢铁生产、煤矿、未开发的可水力压裂的天然气田、核电站、垄断性的大规模农-工业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人特别集中。通过占领马里乌波尔和敖德萨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俄罗斯寻求与其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建立陆路连接，并封锁通往亚速海和黑海的通道，此举旨在长期削弱乌克兰的出口经济。

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目标发生了变化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侵略者占领基辅的成功抵抗，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改变了北约支持乌克兰的战略目标：

从最初的“遏止敌对行动”转变为“战胜俄罗斯侵略者”。2022年4月24日，在基辅由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匆忙组织的联合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

“我们相信他们能赢，如果他们有合适的装备，正确的支持……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到不能再像入侵乌克兰那样为所欲为的程度。”

当然，世界人民理所应当希望像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然而，北约在人道主义伪装下的真正目标，现在正变得显而易见：从战略上削弱新帝国主义俄罗斯，进而削弱其与□□合作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没有北约对乌克兰的各种重型武器支援、北约各国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乃至北约各国的直接干预，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美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借口，让美帝国主义能够坚持自己的战略，并获得欧盟帝国主义对其侵略性战争道路的支持。

与德国垄断资本相关的势力放弃了其最初的战略——限制战争并使之尽快结束——转而决定支持美国和北约已经加强了战争机器。2022年4月28日，德国联邦议院在批准向乌克兰交付重型武器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联盟”。至此，德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参与获得了新的性质。

作为对北约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的回应，俄罗斯立即宣布这些武器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俄罗斯威胁要使用战术核武器。核武器的使用早已被有意识地纳入了 2000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概念（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的考量，该概念要求“加强（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准备了终止《北约-俄罗斯基本法》（NATO-Russia Founding Act）的通知，北约在该法案中曾承诺不在东欧部署核武器。

直到 2022 年 5 月，北约和德国联邦政府仍然坚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成为战争的一方，这是一个虚伪的谎言。与此相反，德国联邦议院研究服务部（Research Services of the Bundestag）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发表的一份专家意见，以令人困惑的德国法律术语强调，根据国际法，武器交付所要求的培训职能可被视为加入战争，因为：

“只有在输送武器外，还对冲突参与方就这些武器进行指导和培训，才算是一个离开了非战争的安全范畴的问题。”

德国军队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德国伊达尔-奥伯施泰因（Idar-Oberstein）正式开始训练 18 名乌克兰炮手使用 PzH 2000 自行榴弹炮，这是一种进攻性武器。北约已经把可能升级为世界核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然而扩大后的北约联盟进一步改变了战略，故意准备将战争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冲突的参与者不再能够控制其

动向；他们必须应对所有的选项——甚至包括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敌对行动。

三、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相互作用

帝国主义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就像连体婴儿。威利·迪克胡特（Willi Dickhut）^[7]指出：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在国内对本国人民实行极端压迫的最黑暗的反动统治，而且还意味着在国外对他国人民进行凶残的侵略。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

资产阶级的战争法把战争开始后对敌方的杀戮、破坏和毁灭视作合法。战争通常伴随着国内紧急状态的实行。

为了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来一直用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8]的方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压制批评政府的反对派，废除新闻自由，将批评政府的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受到迫害，他们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阻碍。

普京与欧洲的原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 and fascist）的人士和组织，如希腊金色黎明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以及匈牙利青民盟（Golden Dawn in Greece, AfD in Germany, Rassemblement National in France, Fidesz in Hungary），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密切合作关系。从俄罗斯开

^[7] 1904-1992。德国马列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该党理论刊物《革命之路》的负责人。——译注

^[8] 原法西斯主义是指影响和形成法西斯主义基础的、作为其直接前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运动。——译注

始，网络水军（troll farms）在社交媒体上百万倍地传播着反动的阴谋论、种族主义反难民的仇恨和沙文主义的宣传。

直接进入战争以后，俄罗斯的反动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的成员组织——俄罗斯马列主义平台（Marxist-Leninist Platform (MLP)）恰如其分地评论道：

“在俄罗斯，法西斯专政已经建立。”

由于普京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在国家杜马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以及国家杜马中所有其他政党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不加批判的支持，普京即便不正式宣布戒严也可以实行绝对统治。随后，几乎所有批评性媒体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只能被用于亲政府的宣传。审查机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Roskomnadzor）禁止将对乌克兰的入侵称为“战争”。自2022年3月4日起，“诋毁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使用”以及传播关于武装部队的“虚假信息”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累犯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十天中，就有至少13000名反战抗议者被逮捕并受到严惩，其中有许多勇于参加抗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乌克兰战争中的反共主义

为了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博得同情，普京蛊惑人心地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淡化，宣布它是具有反法西斯动机的

“特别军事行动”。

新修正主义“团结网”（SolidNet）^[9]的成员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uss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RCWP)）揭露了这种虚伪的辩解：

“从阶级观点来看，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统治者，根本不关心顿巴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毫无疑问，俄罗斯当局在这场战争中的真正目标完全是帝国主义的……”

相比之下，德国的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 (DKP)）的修正主义者们在 2017 年仍然辩称，俄罗斯“客观上采取了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编造了“防止即将发生的攻击”的“合理”故事。

甚至，普京本人将公开的反共主义推向台面来使俄罗斯的侵略合法化的事实，也没有影响德国的共产党的上述荒谬观点。在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侵略发生三天前，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了一份攻击布尔什维克即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声明。他说：

“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创造出来……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被列宁和他的同志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创造出来的……” 普京把这归因于“这些列宁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是联邦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权利”，这些思想“构成了苏维埃

^[9] 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网站，此处代指该会议。——译注

国家的根基”。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帝国主义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确实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内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愿联合、促进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所有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民族的国际主义的共存，是它的现实指导原则。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苏联各民族共同实现的。

德国的反共文人是多么愚蠢和无礼，他们以口头禅般的重复方式，指责普京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例如，资本主义报纸《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对普京的断言是：

“他是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滥杀自己人民的斯大林式人物。”

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舆论制造者才患有妄想症，他们害怕普京的攻击引发对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执政成就的讨论！恰恰是斯大林领导下的最高统帅部带领从希特勒法西斯手中胜利地解放了乌克兰。红军与英勇的游击队员一起打败了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作为德国金融资本的代表，德国国防军在乌克兰杀害了400万人，使1000万人无家可归，摧毁了16150个工厂和400个矿场，将714个城镇和28880个村庄夷为平地，并把拒绝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合作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

相比之下，由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公然与法西斯主义合作。此人今天

仍然被法西斯分子的朋友、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里·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尊为“英雄”而免于惩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班德拉是狂热的反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乌克兰 80 万犹太人被驱逐和谋杀负有共同责任。当梅利尼克散布挑衅性的好战言论时，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反对反犹主义的神圣十字军却没有说出一句抗议的话！

乌克兰放任法西斯分子活动，并且系统地推动法西斯武装亚速营（Azov Regiment）编入乌克兰军队，成了普京为入侵乌克兰辩护的理由之一。他将真相、半真半假的话和谎言结合起来，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挑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群众对社会主义苏联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正当的自豪感，从而转移了人民对侵略战争真正动机的注意力：当前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在欧洲争夺霸权的斗争。

乌克兰——完全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朔尔茨断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针对的是“构成民主的一切”。这完全是混账话。事实上，在寡头的统治下，早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政府之前，构成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在乌克兰就已经被镇压了：2015 年，共产主义标志被禁止；而在泽连斯基政府上台后，工人的斗争也被镇压了。多年来，欧盟一直拒绝乌克兰的入盟请求，因为乌克兰没有达到必要的入盟标准，比如“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民主，而且……还要

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2021 年 9 月，在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数月之后，欧洲审计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ECA)）仍然表示“严重腐败依旧是乌克兰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 2021 年，humedica 组织就对乌克兰的社会状况作过如下陈述：

“乌克兰的人均月收入约为 350 欧元，而生活开支已达西欧水平——如今，超过 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乌克兰，依靠医疗援助的人，或生下了患病或残疾的孩子的人，往往面临破产。”

另一方面，在 2021 年，仅该国最富有的 7 个人就拥有 119 亿美元的私人财富。2022 年 1 月，一部种族主义的语言法案在乌克兰生效，在公共领域歧视俄语——尽管 40% 的乌克兰人在私人场合讲俄语。

战争伊始，乌克兰就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都被废除。强力成为统治的主要手段：强迫劳动、征用、限制社会运动自由、完全禁止集会和罢工、禁止政党、审查媒体、普遍兵役制、拘留外国人以及暂停选举等等。

泽连斯基政权的一切反对派现在都遭到了迫害，被指控从事“亲俄活动”并被消灭。2022 年 3 月 18 日，泽连斯基颁布法令禁止 11 个反对党的活动，其中包括左翼力量联盟、左翼反对派和乌克兰社会党（the Block of the Left Forces, the Left Opposition, and the

Socialist Party of Ukraine)。随后在 3 月 20 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将全国所有新闻电视台合并到政府的控制之下。

此外，“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的成员组织乌克兰工人阶级运动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of the Workers’ Class Movement (KSRD)）报告称，对工人阶级的攻击特别地加强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局在戒严令下收紧了劳动法……解雇工人明显变得更容易，每周工作时间从 40 小时增加到 60 小时，并且取消了公共假期……各种罢工都被禁止。”

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正穿着橄榄绿 T 恤，蓄着三日胡，在国际媒体上扮演着勇敢的自由民主斗士的角色。他的伪善真是无人能及。

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完全有权用手中的武器保卫自己，抵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在争取眼前和平的斗争中，当前的政府不是诚实的伙伴。在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必须取得对本国政府的胜利，推翻反动的泽连斯基政权。在这场两条战线的复杂斗争中，乌克兰群众理应得到充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声援。

乌克兰战争加速了全球右转

2022 年 5 月 24 日，匆忙地在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第三次宣布该国进入紧急

状态，他认为乌克兰战争“对匈牙利构成持续的威胁”。他的紧急状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暂停法律或法律的执行、禁止罢工、将公司营业税减半、挪用公款、对政府不利报道的惩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等等。

然而，正在收紧路线的不只是像欧尔班·维克托那样众所周知的反动政府。在德国国内，同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社会也在进一步右倾，国家的军事化和法西斯化日益加剧。

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15条a款的规定，戒严令在盟约条款^[10]下部分生效，在所谓的防御状态下完全生效。当德国受到武装袭击的“紧迫威胁”时，联邦国防军（德国武装部队）可以部署在内政领域，所有紧急状态法都将生效。这意味着：禁止集会和罢工，大规模限制言论和媒体自由，没收财产，强制转产以及强迫劳动，而且对于“有实质的或实际的迹象表明该人具有实施、促进或煽动可判处叛国罪、煽动叛乱罪、危害国防罪的行为”的人，可以立即逮捕。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当权者毫不掩饰的恐惧——他们对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贫困、失业以及战争和危机后果的抵抗感到恐惧。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来说，必须把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维护和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所学校。

^[10] 指北约关于成员国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的条款。——译注

四、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

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制裁，将其作为战争的武器：欧盟于（2022 年）2 月 23 日实施了第一轮制裁，截至 6 月 3 日前又进行了五轮制裁；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瑞士也对俄罗斯开展了进一步的制裁行动。

首先，包括俄罗斯寡头们以及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总统普京在内的 1091 人和 80 个组织被禁止入境和冻结资产。

然后，俄罗斯的公司和银行成为了目标：俄罗斯国有企业的股票不能再在欧盟交易；俄罗斯银行（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不能再在欧盟借出或借入资金。7 家俄罗斯大型银行已被逐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

接着，又针对俄罗斯经济的进出口进行了制裁。北约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叫停了新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北溪 2 号”。它们还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货运代理在欧盟活动，禁止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进入欧盟港口。此外，它们有针对性地禁止了向俄罗斯出口总计 100 亿欧元的高科技产品，延长了进口禁令，并禁止俄罗斯签署公共合同和涉足欧洲的基金。随着第六套制裁措施的出台，欧盟开启了石油禁运，不过这只适用于油轮，不适用于管道输送。

整个制裁具有全球经济战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与经济制裁能够停止战争的荒谬承诺相反，它们丝毫没有直接影响战争的具体进

程。

德国基民盟（CDU）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认为，对俄制裁政策的目的是“打断俄罗斯工业-军事复合体的脊梁骨”。

因此，从战略上讲，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摧毁俄罗斯的经济，阻止该国进一步崛起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

在国际化生产的背景下，由于全世界 154 个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甚至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等大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参与制裁俄罗斯，因此北约很难实现其目标。例如，中国用于替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及将俄罗斯 400 家银行联系起来的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系统，帮助俄罗斯规避了金融制裁。再比如，印度 80% 的石油需求都需要进口，而就在（西方）做出制裁决定前后，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从俄罗斯进口 300 多万桶原油”的协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将其视为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剥削的盟友。而有些国家也希望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

此外，欧洲与必需的能源替代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在与卡塔尔达成替代性天然气供应协议后不久，这个反动的酋长国就要求保证以离谱的价格购买至少 20 年。然而，预计德国到那时已几乎完全放弃化石能源了。

与西方各国政府所有冠冕堂皇的意图声明相反，首当其冲地承担帝国主义制裁政策的恰恰是俄罗斯的群众，而不是应负主要责任的战争贩子和寡头。因为外国公司停止了运营，国际供应链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仅在莫斯科就有 20 万雇员失去了工作。2022 年 3 月，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升至 17.3%。

直到 2021 年，俄罗斯仍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贸易伙伴和份额占 55% 的天然气供应国。2022 年 4 月中旬，俄罗斯仍在以每天 2.4 万亿瓦时的能力（向德国）输送天然气。此外，德国约 50% 的煤炭进口和约 35% 的矿物油进口都来自俄罗斯。

德国能源、化工和钢铁企业至今仍尤其受益于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它们不希望制裁走向极端。巴斯夫（BASF）首席执行官马丁·薄睦乐（Martin Brudermüller）严厉警告德国联邦政府不要叫停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使德国经济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并破坏我国的繁荣。”

与资产阶级宣传中的北约和欧盟的大团结相反，早在 2022 年 3 月 7 日，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西格弗里德·鲁斯沃姆（Siegfried Russwurm）就断然拒绝了美国政府让德国经济与中国和俄罗斯脱钩的要求：

“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接受美国政府的命令。（普京的）罪行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工的终结。”

交换而非孤立，仍然是我们的原则。”

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对天然气禁运带来的威胁回应道：“如果一夜之间就这样做，那么德国和整个欧洲就将进入深刻的衰退。”对大规模政治抗议以及反对将战争危机转嫁至群众头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的恐惧，是德国联邦政府应对危机的动力之一。

然而，随着北约战略的改变，联邦政府也于 4 月底放弃了以前的拘谨。它越来越公开地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强加给人民。在制裁政策的推动下，对食品、各种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投机，本身就极大地加剧了通货膨胀。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为部分人口制定的所谓“救济方案”，只具有短期的抑制作用。讽刺的是，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竟这样为对俄罗斯的石油禁运辩护：

“之后当价格上涨时，就意味着是强制的。而这是可以……也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阶级合作和牺牲精神的宣传成了心理战的基本要素。互联网门户网站 Telepolis 揭露说：

“因此，关于当前通货膨胀是乌克兰战争产物的说法只是一个骗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因为战争而歉收……天然气和石油也在以商定的价格从俄罗斯流向西方。……价格并不像通常假设的那样由目前的成本决定，而是与未来的利润预期挂钩。”

无怪乎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杂志也在 3 月 18 日兴奋地写道：

“原油市场是……非常适合投资的地方。……例如，那些在过去 12 个月里将赌注押在石油上的人，按一桶原油的价格计算，几乎能够使他们的赌注翻倍。”

当然，这削弱了制裁的效果。尽管实施了禁运，但预计俄罗斯今年（2022 年）化石燃料出口收入仍将增加 137 亿欧元。

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

比制裁的直接经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其国际生产重组框架下的全球性的、战略性的冲击，这一影响目前还难以预见。与美国垄断企业主要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不同，德国的国际垄断企业主要在国外生产，并在那里实现最大利润。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具有双面的影响，因为它同时也促使俄罗斯更加坚决地扩大同反对制裁的国家的“友好关系”，主要是与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它们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

因此，北约和欧盟的制裁政策导致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终结，而后者是国际生产重组的关键经济条件。有迹象表明，业已爆发的全球经济战将在未来扩大。例如，在 2022 年 5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的蛊惑性口号下，要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现有的国际分工受到了质

疑，但与此同时，它仍然是产生最大利润的垄断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重要的综合生产系统被撕裂，整个工业部门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陷入了长期的危机。限制甚至完全切断先前开放的销售市场，同样也会对超级垄断组织销售其以更大规模生产出的产品造成阻碍。全球经济的未来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遭遇了战前就已出现的物流、能源和原材料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柏克（Annalena Baerbock）预言，未来世界将出现“危机的飓风”。

在全球经济中，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已经出现，这极大地加速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不稳定。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也极大地激化了革命的国际化生产力与民族国家政权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之间的主要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新世界秩序”的诸神黄昏》（Twilight of the Gods - Götterdämmerung over the “New World Order”）^[11]一书写道：

“帝国主义能够进行生产的重组，但由于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因此它永远不能建立一个世界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已经走到了其历史发展的相对极限。现代生产力需要符合其国际性质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只有联合

^[11] 德国马列主义党 2003 年出版的著作。

<https://www.mlpd.de/english/literature/the-reorganization-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the-reorganization-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 ——译注

起来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

五、乌克兰战争加速全球环境灾难进程

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全球环境灾难的进程就已在加速。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颁布了笼统的环境保护措施，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全球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环保运动。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后，他们宣布了环境政策领域的范式转变：从今以后，气候保护这一过去的最高目标将不得不服从于“安全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服从于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做的准备。2022年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我们必须把长期安全置于能源及气候脆弱性之上。”

由此，对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的蓄意破坏被赋予了新的性质。拜登蛊惑人心的口号得到了德国军事工业的支持。2020年底，德国安全与国防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Security and Defence Industries）常务董事汉斯·克里斯托夫·阿茨波丁博士（Dr. Hans Christoph Atzpodien）制定了新的“系统相关”（system-relevant）原则，即“安全是可持续发展和相应繁荣的‘母亲’”。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及其执政团队的任务，是让德国的环境运动也去拥抱新的外交和环境政策路线。面对绿党青年团（Green Youth）越来越多的批评，联邦经济事务与气候保护部长、哲学博士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Habeck）^[12]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来进行诡辩——“生态爱国主义”。

然而，哈贝克的“生态爱国主义”不过是社会沙文主义的一种新变体。只是这一次，工人和广大群众被要求放弃他们正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要求，并毫不抵抗地接受环境危机的急速恶化。

美帝国主义在环境政策上的 180 度大转弯，也与其成为能源超级大国的目标有关。对于美国在 2022 年 3 月 8 日对俄罗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实施的进口禁令，《纽约时报》评论道：

“拜登总统已基本不再推动他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而是把重点放在尽可能多地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上。”

拜登还希望增加欧洲对美国的依赖，重新夺回在全球经济中失去的阵地，并挽回美国民众对他的政府日益减退的信任。仅在美国，能源部就计划到 2030 年将水力压裂天然气增产 15%。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甚至希望将全球产量提高 66%。

在德国，绿党尤其被证明是一个顺从的盟友。来自该党的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大大加快了位于布伦斯比特尔、施塔德和威廉港（Brunsbüttel, Stade, and Wilhelmshaven）的液化天然气终端的建设，以便能够从

[12] 罗伯特·哈贝克是来自联盟 90/绿党（Alliance 90/The Greens）的政客。——译注

美国进口水力压裂天然气，而这是他所在的党过去一直激烈反对的。为了给这个项目披上生态保护的外衣，这些终端据说以后还可以用于进口氢气。

天然气和水力压裂天然气对环境的破坏，不但在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泵入地下的化学物质，而且在于钻井和管道泄漏过程中大量释放的温室气体甲烷。甲烷造成全球变暖的潜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是二氧化碳的 20 多倍，甲烷对全球变暖的作用在 2019 年已达 16.4%。

在“再也不资助普京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虚伪旗帜下，德国政府不仅调整了天然气供应，而且调整了石油供应；它与卡塔尔政府签订了供应合同。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宣称“我们希望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价值观伙伴”，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多么合适的伙伴人选——卡塔尔的极端反动的酋长们及其封建法西斯政权！对于卡塔尔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对法西斯主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公然支持，以及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与阿富汗的法西斯主义塔利班政权的亲近，林德纳和哈贝克视若无睹。只要卡塔尔在对目前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俄罗斯的全球经济战争中站在了“正确”的一方，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价值观伙伴”。

相比之下，罗伯特·哈贝克和欧盟宣扬的可再生能源

的扩大，仍然是十分碎片化的，或是严格面向垄断组织的。例如，《欧盟可持续活动分类法》（EU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第 8 条规定，如果公司的风力涡轮机项目拥有 500 名以上的员工，并面向资本市场，那么它才能被标记为“绿色”项目。

早在 2022 年初，哈贝克部长就主张将天然气分类为特别值得支持的“桥梁技术”，将其作为通往可再生能源的桥梁。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迅速批准了这一提案，并将核能的推广纳入其中。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 (BDI)）提出的要求揭示了这场生态政治灾难服务于何种利益，它要求“毫无意识形态保留地”考虑延期关停仍在运行的三座核电站和刚被关停的三座核电站。

说白了，“毫无意识形态保留”就意味着无条件地支持帝国主义维持和扩大核能的计划，故意地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

核电站造成了不可预料的危险。所有核电站都依赖安全的电力供应来冷却燃料元件。如果这一过程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打断，那么就会出现不可控制的熔毁风险。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和福岛（Fukushima）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核电站的推广与核能的军事用途密切相关。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坦率地表示：

“没有民用核能，就没有军用核能；没有军用核能，就没有民用核能。”

毫无疑问，寻求核能的复兴是为了用核武器武装欧洲，当然也包括加强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核共享”。欧洲购买适合作为核武器载体的美国 F-35 战机就反映出了这一点。

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危险

2021 年，9 个帝国主义核大国总共拥有约 13080 枚核武器。从纯粹的数学角度来看，它们的破坏力足以让现在地球的生物圈毁灭好几次。

如今，北约和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军事战略家们又在发展有限核战争的罪恶概念，就像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

俄罗斯总统普京公然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总统拜登也一再重申美国拥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携带核武器的高超音速导弹“暗鹰”（Dark Eagle）能够从德国发射，并在 21 分 30 秒的时间内抵达并摧毁莫斯科。自 2022 年 3 月以来，美国士兵一直使用该系统进行训练。一直以来，在环境与和平运动中，拒绝核战争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共识。但最近，众多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Green Peace）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一篇文章中给“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贴上了一个轻描淡写的生态标签：

“如果部署战术核武器……那么热浪、冲击波和辐射可能被限制在几公里之内。”

事实上，每一枚核武器——即便是战术核武器——都会在数百平方公里内产生巨大的破坏和大量的伤亡。对那些荒谬的核战争戏言，核专家妮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直率地评价道：

“即使是‘小当量’核武器（300 吨 TNT）也会产生远超常规炸药的破坏力……。放射性尘埃将会污染空气、土壤、水和食品供应……”

被淡化为“迷你核武器”的核武器并没有降低核打击的危险性，反而使其成为一种更现实的选择——其后果是不可控制的升级。

现在有一种普遍但极其危险的错觉——认为帝国主义者理智不会允许发生核战争。我们呼吁所有的环保主义者与和平斗士将他们拯救环境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贯彻禁止并销毁所有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ABC weapons）的要求。

争夺能源和资源基地的危险竞争

全球环保运动已经能够从垄断组织和政府那里争取到一些关于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和让步。今日，在风能、太阳能等可替代能源以及能源存储设施的基础上，能够以工业化的方式低成本生产地生产出丰富的能源。这种丰富的能源，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全面物质准备。然而，在垄断组织的统治下，这种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并未实现；相反，它变异成了一个以争夺世界市场领导地

位为导向的、产生最大利润的“业务”。

目前，98%的太阳能电池是在新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生产的，其中77.7%由中国的垄断组织生产，而美国和欧盟的垄断组织的份额已大幅缩水。欧盟垄断组织维斯塔斯（Vestas）、西门子歌美飒（Siemens-Gamesa）、恩德（Nordex）和爱纳康（Enercon）生产的风力涡轮机占世界市场的29.7%，但落后于中国的54.6%。在这方面，美国也远远落后，只占11.7%。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帝国主义之间争夺能源和资源基地的竞争达到了顶点。

帝国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的公开危机

帝国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的原有版本陷入了公开的危机。他们的信条是“生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兼容性”。然而，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关于全球变暖不超过1.5摄氏度的豪言壮语，显然已经失败了。

即使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这个在其他场合更有可能淡化问题的机构，2021年以来也一直警告说，地球上高温时代的致命热浪将对人类构成威胁。2022年2月，该委员会预测，不受控制的“连锁反应”将严重危及36亿人。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垄断组织对此熟视无睹，它们不会放弃进一步勘探和扩大开采化石能源的梦想。2017年，仅100家超级垄断企业就造成了全球71%的工业温室气体排放。从2008年到2020年，全球煤炭产量

增长了 16.6%，石油产量增长了 4.1%，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27%。

有意为之的粮食与饥荒危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共生产全球 64%的葵花籽油、23%的小麦和 18%的玉米，因此在世界粮食出口中占有重要份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破坏和掠夺了这些全球重要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的数据，仅到 2022 年 4 月底，就有近 2500 万吨粮食滞留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和布有水雷的港口封锁。此外，帝国主义的制裁政策严重限制了这些生存必需的食品向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出口。

因此，肆虐的粮食危机正在迅速升级为国际性的饥饿危机，造成着深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全世界已有 8.11 亿人挨饿，20 亿人营养不良。2022 年 2 月以来，世界各地的食品价格出现了爆炸式上涨。为了利用主粮的短缺来给自己牟利，欧盟的农业垄断组织正在推动扩大粮食生产，并哄抬粮食价格。

为了这一目的，有关农业领域环境保护的“苛刻”要求将被废止。现任德国联邦政府在联盟协议中提出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种种目标都已被束之高阁，例如：到 2030 年实现 25%的农业用地的生态化耕作；从 2023 年起将 4%的农田休耕；将农药使用量减半等。鉴于当前地球物种急

剧灭绝的状况——全世界 100 多万种生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搁置这些举措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2021 年，全球军备开支已超过 2 万亿美元。全球军备的增加是环境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战争更是如此。不仅数以万计的人命和数百万人的生活环境被摧毁，而且地球生物圈也被加速破坏，原材料被浪费，全球变暖也进一步加剧。

仅美国军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过了一般的工业化国家，比如瑞典。此外，由于军事基地和军事运输，资源被浪费，土地和水源被污染而不再可用。

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场区域性的环境灾难正在乌克兰蔓延。顿巴斯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里有 900 家大型工业工厂，其中包括 248 座矿场、177 座危险化工厂、113 座使用放射性物质的工厂。到 2021 年，地下水已经被普遍污染，这主要是因为矿场被淹，致使约 340 万人无法获得干净的水。而像在马里乌波尔那样对钢铁厂的轰炸，释放了大量的超级毒素和重金属。因此，整个地区可能变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适宜居住。

在世界生态危机中，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衰败和过时都暴露了出来。人民群众认识到并自觉地应对这一进程，以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开展改变社会的环境保护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六、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的转变

自 2022 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心理战操纵舆论的行动，目的是赢得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国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全天候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各自垄断的大众媒体，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发动了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战，直至公开鼓吹战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of Opportunism）^[13]一书证明了：

“在危机中，当代价和负担被转嫁给群众时，当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发展或即将发动战争时——简而言之，当矛盾加剧时，机会主义就按照规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它的指导原则是宣扬工人阶级完全服从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2021 年 2 月 19 日，恰巧是乌克兰战争爆发的一年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承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北约国家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并没有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分析家所掩盖的事实，相反，他使之系统化地成为了美国霸权主张的战略和策略。为了掩盖其政策的核

^[13] 德国马列主义党 2022 年出版的著作。

<https://www.mlpd.de/english/literature/the-crisis-of-bourgeois-ideology-and-of-anticommunism/the-crisis-of-bourgeois-ideology-and-of-anticommunism> ——译注

心，拜登以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虚伪说辞——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使命——来推销这个项目。

这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工人阶级无论如何都应该充满爱国心地认同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战争煽动，不应该追求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积极抵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不应该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而应该接受“小恶”——美国或西欧帝国主义的“民主”，据说比俄罗斯或□□的“民主”要好得多。

早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俄罗斯群众中煽动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一文中，他散布了“本土运动”（völkisch）^[14]式的蛊惑言论：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古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有了这样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普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入侵乌克兰，而且也为更多的征服活动做了准备。然而，在他“本土运动”式的民族主义幻想中，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基辅（古）罗斯是一个主要由乌克兰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后来，俄罗斯沙皇把非俄罗斯的民族和领

^[14] 本土运动（Völkische Bewegung），是一项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并延续至纳粹德国时期及以后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它强调由血缘决定的共同体。——译注

土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将俄罗斯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所有那些为两个帝国主义交战方中的任何一方辩护的人，请好好看看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误导性解释所做的评论：

“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15]

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影响着 212 个国家的超过 10 亿人，主要是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频道；通过“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上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也被称作网络纵队），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者也在 100 多个国家美化着他们的侵略战争。“今日俄罗斯”仅在拉丁美洲就有近 3000 万粉丝；“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也在以 32 种语言向五大洲的 2.89 亿“用户联系人”传播所谓“德国观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从早到晚地在战争中心进行“现场”报道——被炸毁的房屋和悲痛欲绝的乌克兰儿童的可怕画面、俄罗斯军队犯下暴行的照片、对受影响者的采访——所有这些都让人以为自己得到了客观的信息，让人以

[15]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 年 3 月 16 日（29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23.htm> ——译注

为自己是在近距离接触战争。然而除了士兵们正在“英勇”抵抗之外，人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消息。

同时，媒体注重于调动情绪。武器运送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是一种表达同情心、同理心和团结的方式，而且别无选择。

在德国，新闻和谈话节目最新发生了普遍的军国主义化。对高级军官的访谈被认为理所应当，每天都在进行，这使大众参与到了德帝国主义战争进程的战略考量中来。几个星期以来，资产阶级媒体审查制度禁止了任何批评的、进步的或和平主义的观点的代表。即便他们偶尔被接纳，通常也会被斥责为“普京的朋友”。脱口秀主持人的“批判性询问”通常来自右翼。在大部分时候，他们不加批判地传达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及其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对大规模武器运送的煽动性立场。

随着向社会沙文主义路线的过渡，所有改良主义党派内部都开始了危机进程：之前在 2021 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的纲领还在承诺“结束对战区出口欧洲武器”。

但新政府的“责任”要求他们“塑造”德国外交政策战略的变化。安东·霍弗雷特（Anton Hofreiter）以前被称作绿党中的“左翼”代表人物，现在却被证明是最大的鹰派之一。他要求德帝国主义以“最残酷形式的现实政治”来回应俄罗斯新帝国主义“残酷无情的本性”。霍弗

雷特奉行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在极短时间内就将这位反核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

89 名绿党成员表示了真诚的担忧，并有理有据地警告了党的领导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你们要怎么做……？要让北约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吗？”这一警告并未成功。

左翼改良主义党派左翼党（Die Linke）在多年来对新帝国主义俄罗斯轻描淡写的企图公开失败后，踉跄地陷入了生存危机。对于联邦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党内出现了激烈的矛盾。该党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投票反对重整军备计划，然而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却急切地支持这一计划。

例如，德国左翼党成员、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在格拉市（Gera）的和平示威活动中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激烈地批评了党内仍然人数众多的反战人士：“简单地抨击北约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位“左翼”州长就这样表明了他对德帝国主义的无条件忠诚。2019 年 1 月 14 日，他还曾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前献花，媒体对此做过广泛的报道。与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与今天十分相关的口号：“一个人、一

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制度！”^[16]

沙文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在通常被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的媒体中，法西斯主义也被轻描淡写。例如，“德国编辑者网”（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发表了乌克兰大使梅利尼克的整版访谈，其中梅利尼克将亚速营（Azov Regiment）描绘成完全无害的“勇敢战士”。别忘了，这是一支使用法西斯党卫军标志的部队，自 2014 年起就参与了对顿巴斯人民的战争罪行。亚速营首任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早在几年前就以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立场，公开支持“世界白人种族……反对犹太人领导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17]”的“十字军东征”。亚速营的主要赞助人是乌克兰第二大垄断资本家和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此人曾决定性地支持了泽连斯基的竞选，在他的私人电视频道“1+1”上让泽连斯基一炮而红。

各种访谈节目如口头禅一般不断为芬兰加入北约辩解：芬兰在 1939 年至 1940 年英勇“抗击”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而在当时，反动的芬兰政府——其实是代表着亲法西斯的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拒绝与社会主义苏联就

^[16]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1893 年的文章《Not a Man and Not a Penny for this System!》。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iebknecht-w/revolt/11-not-one-penny.html> ——译注

^[17] 纳粹对非雅利安人的称呼。——译注

边界调整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这些边界调整对苏联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芬兰来说也是有利的。这是事关保护列宁格勒的问题，特别是保护列宁格勒免遭希特勒法西斯的即将发生的入侵。但芬兰却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动了攻击。在击败主要反动分子曼纳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军队后，苏联并没有占领芬兰。而仅在一年之后，芬兰政府就参加了希特勒对苏联的法西斯战争来“回报”此事。

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作为指南，来看穿那些由许多伤感所掩盖的沙文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反共主义的论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对战争及其扩大的情绪就越强烈。2022年3月中旬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德国民众赞成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到5月3日，只有46%的人仍然赞成提供进攻性武器。关于北约和反对德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当权者不可能让群众永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尽管他们声称拒绝提供武器是“忽视援助”，会把乌克兰人民“置于俄罗斯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愤怒之下”。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联盟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和声援各国人民而发动的！目前只有一个替代的选择：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用革命斗争来反对各自的政府，正是这些政府为了摧毁各自的敌人而发动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对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列宁给国际工人阶级留下了关键的见解：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追随资产阶级的人，如格留特利派，常常这样提出问题：

要么我们在原则上承认保卫祖国的职责，要么我们就使我们的国家没有防御能力。

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要么我们让自己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要么我们就使大多数被剥削者以及我们自己不断地进行准备，以使用比较小的牺牲达到夺得银行、剥夺资产阶级、最终地制止物价飞涨和结束战争的目的。”^[18]

[18] 列宁，《论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8/021.htm> ——译注

七、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新阶段

20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直接地升级了。它结束了70多年的帝国主义和平。在此之前，当然也有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或代理人战争，但不管它们有多么残暴，对人类的生命、生产场所和生活环境产生多少破坏，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相对较小的。

伴随着乌克兰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框架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了加速动荡的新阶段。这为世界性的革命危机奠定了基础。由此，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特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一切主要矛盾都在迅速激化。

公开的世界危机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发生，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生态和军事危机爆发了。这种新开始的形势陡然地改变了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

1、在政治上，原有的多极结构遭到普遍而不受控制的破坏，使公开的世界危机得以显现。这从根本上质疑了现有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及其体制。苦心拟定的国际法条款、人权条款和国际间有效的裁军条约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联合国、北约或欧盟等国际组织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公开的危机，这是各国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对立的结果。例如，在2022年3月24日，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53个拒绝

批准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敌对行动的决议。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它提出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联盟”，作为瘫痪的联合国的替代方案。

2、经济上，在 2018 年爆发并不断加深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出现了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

3、开放的世界贸易遭到质疑。贸易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随着对俄罗斯的制裁，贸易战升级为一场世界经济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

4、生态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的“安全政策”被明确地置于迄今已实行的一切环境政策之上。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这种取向极大地加速了向全球环境灾难过渡的方方面面。

5、世界军事危机使得国际外交及其此前关于和平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平的设想破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公开积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6、这与许多国家发生的大规模右转有关：从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直到向法西斯主义转变。

7、几十年来第一次，俄罗斯和美国/北约都在积极准备核战争，故意将其纳入讨论，并冷酷地接受这种危险。

8、向着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转变，也加剧了德国的

社会矛盾，包括德国金融资本内部以及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群众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信任危机也在加剧。

9、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正在加剧，首先是以前被认为无可争议的基本构想的公开危机：例如，所谓“以和平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通过贸易来改变”，或者帝国主义环保主义的众多变体。德国政府的新构想，比如“社会-生态转型”的承诺，在被发明出来不久之后就化作了泡影。

10、现存的各种危机相互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危机、债务危机、向全球环境灾难的加速转变、资产阶级难民政策的危机和资产阶级家庭制度的危机、越来越多国家的饥饿危机、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正在世界各国合并成一种走向普遍社会危机的国际趋势。

11、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解决。这是向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过渡的客观基础。

列宁曾这样描述革命形势的一般特征：

“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
(1) 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
‘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
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

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19]

由非革命形势阶段向剧烈革命形势阶段的转变，首先主要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统一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由于缓和危机的措施和对公众舆论的操纵，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是作为一个或多或少地滞后了的，先是政治的、后是革命的发酵过程而发展的。革命的世界危机的展开，关键取决于国际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在国际层面协调斗争并使斗争革命化、从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积极抵抗的能力。而对整个社会有影响的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和加强，是这一进程的目标指向性、深刻性和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但是，革命的警惕性也需要我们考虑到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在觉悟尚低的群众中发展的可能性。在世界观领域，反动的反共主义和面向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激化的矛盾，将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没有人能预见发生在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走

^[19]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34.htm> ——译注

向。但是，交战各方故意使战争升级以及战争本身的动态，都是可能使军事冲突最终过渡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克劳塞维茨就曾揭示过这背后的法则：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交战的每一方都迫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动用暴力，由此便产生了相互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相互作用一定会导致极端。”

在这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阶段，原则上只有两种选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估计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批评了（资产阶级）在操纵舆论时着力淡化这一发展的严重性。这个阶段也有可能因为群众的抵抗，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因为交战一方的屈服而停止。然而即使如此，也不会简单地回到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时代了。而只要这个阶段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战略和策略就必须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从非革命形势阶段向革命形势阶段的过渡。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积极准备世界大战，加速破坏环境，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将日益使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公开的矛盾，并激起他们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使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化。

八、积极抵抗第三次世界大战

毫无疑问，今天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意识、组织和斗争经验，还没有跟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步伐。帝国主义核心国家仍然拥有大量的物质资源来应对自身危机，并通过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国际化体系使人民迷失方向、组织松散和缺乏斗志，以此作为在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执政方法。此外，它们还得益于革命政党及其国际合作的薄弱。

提高对于积极抵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性和发展进程的认识，并积极组织这种抵抗，将为准备和实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一条使主客观因素相协调的道路。

积极抵抗是建设新的和平运动的必要条件。其核心必将是国际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统一战线。

2022年5月8日，从埃森到盖尔森基兴的示威，以及1500多人参加的集会，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新的和平运动。以国际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ist Alliance）为核心的24个组织和许多个人都为这次示威和集会发出了号召。新的和平运动的建设，包括了与旧有和平运动的所有诚实力量的合作。

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战斗经验

在欧洲，主要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工人在一开始勇敢地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早在2022年3月14日，

在比萨的伽利略机场，意大利工人及其工会——基层工会联盟（Unione Sindacale di Base (USB)）成功拒绝了装载运往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这些物资被伪装成“人道主义援助”。

随后在 2022 年 4 月 6 日，希腊 70 个城市爆发了反对反动政府和北约战争行为的总罢工。比雷埃夫斯港停工了。在该国其他重要的大型企业、港口、公共交通和零售连锁店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和罢工。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码头工人拒绝将用于乌克兰战争的重型武器从船上搬运到货车上。

2022 年 5 月 20 日，意大利各基层工会在博洛尼亚组织了一场总罢工，口号是：“退出战争！提高工资和社会支出！”与此同时，20 多个城市的北约军事基地门前也发生了示威。

但在很多时候，这些斗争仍然彼此孤立，缺乏统一的战斗纲领。必要的积极抵抗需要跨越国界的反帝反法西斯的合作与协调。

必须克服和平主义的幻想

对和平的普遍渴望和反法西斯意识深深扎根于德国人民群众之中。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约有 83.5 万人参加了要求和平的示威。但是，仍然必须做好积极抵抗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切战争贩子的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热爱和平的人们必须克服普遍存在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严

重危险的低估以及各种和平主义幻想。

修正主义势力仍在为 1990 年或 1991 年以前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苏联而哀悼。他们一边倒地吧局势升级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北约，不加批判地接纳普京的理由，或者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Communists of Russia (CPCR)）宣布：

“作为共产主义者和我们祖国的爱国者，我们支持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

对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屈服是多么的可悲啊！不久前，普京不是还在往共产党人列宁和斯大林脸上吐口水，指责他们给予乌克兰自决权吗？

尽管与德国的共产党（DKP）领导层相反，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DAJ）^[20]主席安德里娅·霍农（Andrea Hornung）将俄罗斯视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她却警告说：

“我们必须对任何‘等距离’立场——即认为俄罗斯和北约具有同等侵略性——划清界限。”

当然，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需要一个有区别的立场，但主要的立场应当是明确的。对所谓“等距离”的警告，绝不能得出霍农那样的结论，将俄罗斯当作相对较好的帝国主义来推销：

“但是俄罗斯对北约处于守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20] 与德国的共产党联系密切的青年组织。——译注

在战争中，进攻和防御是两种不可分割的运动形式。难道仅仅因为在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它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吗？有些人因为某个帝国主义当时处于“守势”而保护它，这样就否定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性。他们为在特定情况下捍卫一个帝国主义的路线敞开了大门，从而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曾先后在社会民主党（SPD）和左翼党（DIE LINKE）担任主席的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对当前帝国主义战争的现实分析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他属于坚决反对战争的阵营。但是，当他在 2022 年 3 月 17 日为自己退出左翼党辩护时，他说“现在左派的和平理念也破灭了”。同时，他还散布了帝国主义可以不战而治的幻想。

然而，这些“和平理念”从来都是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平的幻想，据说这种和平是通过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来实现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个别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被大肆宣扬的利益平衡就不再起作用，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过程。这时，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就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以暴力手段展开。谁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消灭其规律性的根源，进而消灭帝国主义。

要深刻理解当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就需要了解无产阶级积极抵抗所必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行动

者们必须明白，已经出现了几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反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建立意识形态上的免疫。

积极抵抗的战略和策略

积极抵抗世界大战危险的战略和策略的目标，是使国际工人阶级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直至社会主义革命。这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中首次实现。积极抵抗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其直接动员和领导群众的能力。

积极抵抗与抗议有着质的区别。德国马列主义党的纲领指出：

“积极的人民抵抗的发展……以反对垄断组织和国家的激进群众行动为特征。”

必须系统地促进和发展积极抵抗：

为使群众更容易迈出积极抵抗的步伐，必须在工厂和街区组织与当前群众意识的普遍状态相适应的抵抗活动；必须加强行动的统一性，组织抵抗团体。

只有在提高意识的情况下，积极抵抗才会发展：

— 从拒绝战争，恐惧，仅仅是不满，出于道德的义愤，麻痹和被动，到实际行动。

— 从自发谴责非正义战争，到了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规律性根源。

— 从社会制度造就的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带来的迷失方向、组织松散和缺乏斗志，到采取无产阶级观点。

- 从单纯的防御性措施到进攻性的斗争。
- 从摆脱舆论操纵（这种操纵是通过对战争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战来实施的），到对战争的社会原因开展积极教育和提高认识。
- 从摆脱反共主义，到积极参与“不给反共主义机会！”的运动。
- 从自发的反战活动，到组织起来积极抵抗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需要实际的斗争经验，这样他们才能在马列主义者的帮助下理解形势。（资产阶级）将危机和战争负担大规模转移给群众、部署联邦国防军执行战争任务、征召预备役人员、废除民主权利和自由等行为，都将使他们获得经验。

在青年中间，反军国主义斗争变得特别重要。它将实际活动（例如反对联邦国防军在学校的广告宣传活动和反对研究与教育的军事化）与学校工作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为对抗军国主义宣传、“本土运动”式的煽动以及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思维方式领域开展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激进的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在工人阶级运动和积极的人民抵抗运动之间发挥决定性的纽带作用。

积极的抵抗，与维护并扩大社会进步成果的斗争、反对转嫁战争和危机负担的斗争、争取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各

项自由的斗争密切相关。

今天必要的积极抵抗，不仅是为了坚定不移地团结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他们不仅在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而且作为被绑在北约和欧盟战车上的民族，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积极抵抗需要一个有明确要求的纲领：

- 积极抵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 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并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
- 俄罗斯对所有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毫不留情地惩罚侵犯人权的行径！
- 乌克兰保持军事中立，并在俄乌边境设立非军事区！
- 撤出所有驻扎在东欧的北约部队和武器！
- 解散北约和其他战争联盟，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样的反革命快速反应部队^[21]！
- 不给非正义的战争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援！
- 取消针对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武器禁运！
- 强制放弃第一次核打击^[22]选项，禁止并销毁所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 必须取消联邦国防军的扩军计划，反对“1000 亿欧

^[21] 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2022 年初，该组织采取反革命行动，镇压了哈萨克斯坦的工人起义，杀害了几百人。——原注

^[22] 首先使用核武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敌方战略性目标进行打击。——译注

元特别基金”！

- 从国外撤出所有德国军队！
- 停止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转嫁给群众！为额外提高工资而斗争！
- 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来保护环境！从帝国主义的逐利经济和战争中拯救环境！

积极抵抗所不可缺少的是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原则，如广泛的民主、跨党派的合作、反法西斯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对世界观的包容、民主的辩论文化和财政独立。

必须发展和组织对帝国主义大国和集团的积极抵抗，以期取得优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和“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的联合号召所设想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革命的世界组织“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在战争爆发前后的决议中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它的成员组织推动了反战活动，积极开展了有关帝国主义的教育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例如，2022年5月“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国际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了标题为“让我们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力量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但是，“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和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也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他们必须成功地摆脱小资

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摆脱低估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想法，例如，认为该问题的意义只是局限于欧洲。

对“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决定性考验，将是在世界范围的合作中实现具有全新性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包括加强“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组织，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和大大加强革命政党，来推动实际合作与协调的大发展。

对于每个革命的马列主义者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列宁所描述的前进道路可走：

“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那不过是温情的或欺骗人民的资产者的和平主义空话。……这就是说，我们要帮助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自然，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应当让群众知道斗争艰巨却又非进行不可这一真理。不应当让群众沉溺于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23]

（全文完）

^[23] 列宁，《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 S. K.）》（不晚于1915年9月12日（25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07.htm> ——译注